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诗路花语

同船渡

■ 西渡

我热爱无人看守的风景
甚于人见人爱。我乐山，也乐水
最好是，山水相连。

谁渡我百年？谁家女子与我同船？
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划手。
且听春风载我于水上。

水波不魅力，也不尽责，
水波的一生只自如；如果我们的爱也如此，
否则它就是一支反向的桨。

执着的人不堪自渡。
我的船只信任波浪的势力，
从此岸到彼岸，从春到秋。

春秋，我们在此岸反复写信
给宠爱我们的梅花；在彼岸
我们的自我恣在雨丝风片，一只鹤飞跃的
弧形。

风景是我的一只桨，诗是另一只。
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
但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

比起我们的先辈，我们穷酸，地位卑微，
但说起灵魂的自由，我们也像他们一样
无羁，
宇宙之大放不下我们一生的心事？

最得力的一支桨，不要误认爱情，
叫友谊；不信我的人会撞到南墙，
回头也不见岸。

比起舵手或桨手，我更爱靠近舷窗的位置。
翻动的酒帘如我的心动。
你说，风给我们的自由已经足够。

今天

■ 叶美

今天的日子单调而盛大
什么都在继续，朝着没有的终点
你要习惯重复地睡去和醒来
你要忠实于窗口里风景的安然无恙
身体装进这松垮的衬衫
灵魂走进来像慌张的房客
手，迎着流水的高温静谧
房间里每一件物品
在她眼前蒸腾，雀跃
受着神圣的伤
但这不可能是真的
一幅主妇的画像跳上她，
灶台时时呵斥不准移情。

小镇新英

■ 郑南浩

小镇的年龄挂在海岸的旧挂历
风筝满天飞舞的瞳目里
儿时呼之欲出

记忆是唯一的财富，土地是忧伤的脸
一如仙人掌的脸
血管的暖流里奔淌渔人的歌声

等月光开出了花朵
我的爱情也就开满家的门扉
那时故乡可能未满十八岁

原谅我未老先衰，疼痛的生发来自乡愁
年轻的孔明灯向哪里就会落下幸福
可祖母总记得有备无患叨叨絮絮缝补一生

小镇如今佝偻着身影
风尘仆仆的我回来之后
突然听到一声祖父的咳嗽

金波荷花田

■ 张华

白云下，
凉风吹拂，
金波地 泥溪共奏山水曲。

荷安少女，
窈窕袅娜，
裙叶托起透明水珠。
玲珑剔透 巧笑颦兮，
花萼粉颜争艳笑夕阳。

捻一指莲子，
手留余香。
涤俗尘，照清水
出芙蓉，去雕饰。
挥手别田野，
一缕夏日怀思。

■ 红笛

圈子里的人叫他老黄，我叫他手表老黄，姓黄的人多，前面加上手表，以示区别。

海口爱玩手表的人不多，几乎都认识老黄，老黄也认识他们。海口修理手表的店铺摊位有五六十家，散布在各条巷口街角，老黄是他们的常客，聊天时话题总离不开手表。不说手表时，老王便会拿一块手表在手中揉搓，眯着眼睛，一副非常陶醉的样子。用老黄的话说：一块好的手表，一是分量要足，用手一掂，表会向手心里沉，另外是手感圆润光滑，不磨蹭皮肤，起伏过渡棱角分明，表盘刻度有立体感。前前后后、角角落落里的写字刻划，分明流畅，出落得非常干净，没一点拖泥带水。老黄说其它就看感觉吧，只能意会不能言说。

我的小学同学赵平在东西湖边摆修表摊，他父亲是老表匠。家藏万金，不如薄技在身，赵平的修表属于家传技艺。老黄常去和他沟通，我有空也会去坐坐。从老黄那里，知道了手表里K金、包金、贴金、镀金，半钢，全钢的区别，也知道了瑞士、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如牛毛的其中的一些品牌。至于中国制造的手表品牌有多少，有说四五十种，有说六七十种，连他们都难说得清楚，但对于各种机芯的型号，他们却能一一细细说来。

我知道老黄从小就喜欢手表，中学时花十七元买了第一块，记不得什么牌子了，戴在手上，指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他不是看时间，是看手表，觉得好看。后来不读书了，出来工作，又花一百一十元买了一块红旗牌的，辽宁产品，他说“红旗”两字写

名家翰墨

手表老黄

得真漂亮，是毛泽东的字体。一天下班后洗澡，工厂的洗澡房只用水泥板间隔，上面露天，他把手表放墙沿上，洗完澡后忘记收拾，当然是没有了。他父亲有自己的一份陶瓷生意，有些钱，也有一块梅花表，于是便给了他，虽然旧了，戴在手上，老黄还是越看越喜欢。于是便注意起那些老表来，并开始搜集收藏。随着之后的走南闯北，吃阔见远，老黄的收藏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老黄年纪不大，只是生态老相。他出入骑电单车，没事和大家闲坐，有事即走，因为熟了，也不用打招呼，把电单车退出，车头一转，一个跨步，绝尘而去，一气呵成，干净利索。为了抄近道，要从一个小区穿过，忙乱中便会出错，老黄把大门入口限制汽车进出的木制栏杆给撞坏了，栏杆没断，是欲断未断的状态，老黄身体亦无大碍。保安把老黄拽住，要他赔1200元。老黄把脸苦了下来，脚步变得有些蹒跚，脖子也好像给扭到了直不起来。他也知道是交通违规了，因为大门旁边有电单车通道。老黄对保安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月工资刚过二千，离月底还远，身上也就五百块钱。小区物业经理过来了，也是非得赔1200元，说是没带钱就让家里人来。老黄说一家人靠他养活，他就是家长，家里人来也得是他掏钱。经理报了警察，警察过来，转着

看了一圈，听了双方的说辞，还多看了老黄几眼，见他这副面目，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于是进行调解，说钱是得赔，但这栏杆也设置得不太醒目，应该是红白相间或是红黑相间的，你们只是涂成浅黄一种颜色，大白天下连我们都见不太清楚，更何况是一把年纪的老人。最后是按老黄说的赔五百元了事，警察也警告了他的违规，然后拍拍老黄身上说，年纪大就不要骑电单车了。事后说起这些，为了引大家发笑，老黄还就地学着蹒跚了几步。

其实老黄就是见着老，人却很有精神，就像他收藏和买卖的那些老表，岁月磨砺，表面沧桑，里面的零件每一样都是很好的。都说没钱玩车，有钱玩表，什么话都不能说绝对了，海口玩表的圈子小，也看不出谁像有钱的样子，看看藏过来藏过去的手表就知道。也可能是地方小，还有地理位置的孤悬海外，历来没有大富大贵的人家，所以几乎没有家传的好表。朋友或同学，也有旧时大户人家子弟，打听过很多，说到老一代的遗留也是些金银首饰光洋，老床老凳八仙桌，鲜有好表传世。海口人对手表的见识也短，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戴五羊、红旗、北京、海鸥，上海的上海牌和春蕾牌，也算是好表了。再到后来，海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多了，把手表当做离别多年的礼物带回，街面上才见一

些进口手表流行起来。

那时国营的百货商店里也有好表卖，劳力士900多元一块，欧米咖600多元，梅花300多元。在货柜里摆了几年，也没有人来买过一枚劳力士。900多元，那可是普通阶层两年的工资收入呢，有些钱的人手上戴的，也不外是英纳格、山度士、美度、绿琴之类的。海口人喜欢梅花，戴梅花表的大多都是些有身份或者有些华侨背景的人。硬要排出第二位，那就是英纳格。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同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已经退休多年，常在院子里拄拐杖散步，手腕上就是一枚老牌的英纳格，关于这枚手表的故事他跟我说过多次。五十年代末，单位派他去广州学习，住爱群大厦，当时是广州最高级的宾馆，住下不久有人向他兜售这块手表：全钢、夜光，全自动，人民币50元。说得他心动，于是把带来准备买结婚用品的钱买下这枚英纳格，他说晚上捂在被窝里，看了一宿，就是为了看英纳格表指针数字的夜光，心里兴奋不已。回来后被知道了，先说是要严肃处理，手表上缴，吓得他连着哭了很多天，还差点影响了婚事。因为买的是走私表，那个年代把这种事看得很重大。说来说去，最后还是因为买来结婚用的，不是买卖，只给了一下警告，手表也得以留下来，一直戴到现在。

老黄收藏得最多的就是梅花表，各种年代的，各式各样的，收得多了，也会和收藏的朋友做些交流，互通有无。很多好表老黄也知道，却不会收藏，一个是价格高，买不起，另外是见识短，没见过，拿捏不准，不容易鉴别，要是假的，就亏大了。还是梅花表普及而实在。老黄说，梅花表就是海口人的劳力士。我是老海口，觉得老黄这话说的是事实，也经典。

浮世绘影

厝家人

■ 符志成

烈日炎炎的仲夏。一个周末，旭日东升，我和多年不见的朋友东来一起去造访故友，厝家人张强。

张家位于调楼镇黄龙村闹市，距临高县城约20公里，虽多年不来，但还是很容易找到。张家如同当地厝家人的房子一样，都是紧靠路边的平板楼。几个装修工着装的年轻人在忙碌着，原来张强家在装修。

看到张强，东来笑着说，你咋还是一点没变，还是一副瘦猴样。一阵絮叨后，张强把我俩领进家里。这是一个一层两间连体的平板楼，呈横折结构，两面临街，厅堂建筑面积约48平米，边上一间是旧式瓦房，一间是空着，共为四间地基，纵深有24米。穿过杂乱无章的厅堂，是一个错落有序的庭院，有张强精心栽培的花花草草和成荫的果树。走进庭院，阵阵微风拂面吹来，给庭院带来些许凉意。

俗话说，厝家寸土寸金。每个渔村都是一个小市场，一般临街的都想方设法在寸土上建起两层以上的高楼，能腾出那么一块地来做庭院，还真是罕见。这也许跟张强外出闯荡，见识广有关吧。他说，厅堂已出租，每个月能赚取两千租金。他打算把房子加建成凹字型，剩余的空地开个大门，用于停放车辆，再栽种一些树和花，美化院落，尽是一脸憧憬。他说，打算将临街的房子建成四间连体的，现在要加建的是后边那段，建成阁楼吧。

临高厝家的渔民，男人大都出海打鱼，女人在家织网晒网补网或者卖鱼，总之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张罗，造就了厝家女独立、自主的个性，能会说干。张强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厝家女。她对张强说，朋友来了，给你大姐打个电话，看今天有啥鱼虾螃蟹什么的海鲜，带点过来让朋友尝尝鲜……说着说着，她向我们数落起张强。

她说，村里和张强一起长大的小伙子，都快当公婆了。对此，张强呵呵地憨笑。是啊，如果是打小都呆在厝家渔村，初中一毕业，男孩出海打鱼，女孩在家织网卖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早结婚才怪。而今の张强，在外面闯荡了二十年才回来，眨眼间就成了大叔级的人物，老母亲不数落他才怪。

厝家人很懂得生活，院落虽小，却是郁郁葱葱，瓜果飘香，蜂飞蝶舞的，主人栽种的果树都不少，芒果、菠萝、黄皮、莲雾等热带果树都有。在那棵挂满累累硕果的芒果树下，是张强母亲用渔网精心围成的鸡圈，此时鸡正在觅食，虽是正午但还不时发出“喔喔”的叫声，让人仿佛置身村野农家，其乐融融。

一阵子张罗，张强为我们摆上一桌家常菜，有家养鸡、海螺炒青椒、葱炒鸡脏、油炸花生米、清炒胡萝卜，外加一个鸡汤煲红枣和两斤半的家酿米酒，五菜一汤，还有一个西瓜果盘，挺好。张强说，今天碰巧了，误了时辰市场上没啥海鲜可买，大姐下午要出海打鱼，没空带些蟹鱼过来。说着，一脸歉意。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厝家汉子们应天天面朝大海撒网捕鱼，渔姑们应在海边织渔网，口唱“哩哩美”盼郎归；更美的是厝家夫妻一同下海打鱼，当黄昏时分，或是清晨霞光遍布海域时，对对夫妻把家还。厝家人说：在海上夜间作业，男的是主力，有了女人的加入，艰辛的作业变得有诗意；夫妻合力的渔猎之夜，是一幅刚柔兼具的写真画……

如今，经了几代人定居闽海、耕海牧渔之后，厝家人也渐渐地来到岸上，择一喜欢的地方，经营点小生意，再悉心布置一温馨小院，院里有老幼的笑声。有朋自远方来时，出门弄点鱼虾蟹海鲜，或是到海边赶海，捉蟹拾贝，或是驱船到海上垂钓，归来再捉只家养鸡，拔几篮菜，摘一个果盘，上一坛酒，摆上几副碗筷，在小院里，在树荫下，把盏言欢，厝家人以为，这便是最殷实的幸福。



《安徒生童话》里的野天鹅（钢笔画） 吴楚宴作

洞见肺腑

■ 李孟伦

人来到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缘相遇，更甚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与世界有缘与诗有缘。我每每与诗相遇，都怀着对高山般景仰和南海潮般激荡的心情，激动不已。小时候，牛背上的我还没到上学年龄，有天太阳刚从东方露出它红彤彤的脸，我牧牛田野，发觉点缀在草尖上的露珠在晨光下玛瑙般闪烁着，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些什么，路边绽放的百合在温暖的阳光下向我微笑，让我第一次感觉到自然生命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妙。如今回想起来，其实缪斯早早地来到了我身边，也就让我对周边的世界，从开始模糊趋向日渐清晰地思考人与自然的存在，这也许是我心之灵视与世界相遇与缪斯相遇的朦胧感知，引领我走近甚于恋起另一物我境地的开始……

我与世界是有缘的。随着日子的拉长，母亲头顶塔笠在田野劳作弓身而成的风景与父辈犁一样的身体在大地深处把犁的形象，让我发现了辽阔的大地蕴育着无尽辛酸的辉煌或分娩的阵痛，曾多次让我在领略风雨中孕成如烟如雾的情愫，滚烫的泪打湿了我的眼睛，慢慢地我发觉黄昏从早晨开始，历史的尘土悬挂在父辈的眉尖，最初的收获最终在荒原。人，在社会上行走，每前行一步，就必然会踩痛一段故事。我是农民的孩子，幼小的我在旷野放牧心灵时，就会凝望太阳，凝望久后就发现太阳背后人类的一座荒岛，但我却在远方看不见的城市里无羁地狂欢或自由地痛哭。即使是狄奥金尼斯再生，白日举着灯笼，但人早已失落。于是，我便萌生了这个愿望，意欲寻找一种方式来表明自己与人世的存在。

到了“小呀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